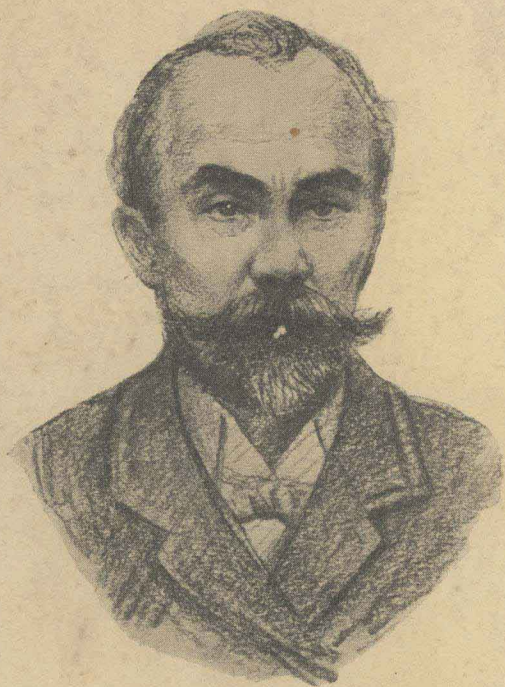




普列汉诺夫
哲学著作选集

普 列 汉 诺 夫
哲 学 著 作 选 集
(第四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本卷第一部分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著作：
汝信译，其中 3 至 276 页刘磊校，277 至 440 页
何匡校；第二部分关于别林斯基著作：刘若水
译、南致善校；第三部分关于赫尔岑著作：第
一篇刘若水译、陈山校，后两篇何匡译、汝信
校；第四部分书评：刘若水译、陈山校。

Г. В. Плеханов
ИЗБРАННЫЕ ФИЛОСОФСКИ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Том IV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8

根据苏联社会经济书籍出版社 1958 年版译出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

(第四卷)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32.625 印张 796,000 字

1974 年 10 月第 1 版 1974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32,000

书号 2002·208 定价 3.50 元

(内部发行)

出 版 说 明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系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辑，共五卷。前三卷于1956年到1957年由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出版，后两卷于1958年由苏联社会经济书籍出版社出版。前三卷是普列汉诺夫关于阐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批判唯心主义、批判唯心史观和哲学修正主义等著作，我们已翻译出版。

第四卷是普列汉诺夫关于俄国哲学和社会政治思想史方面的著作，主要是论述十九世纪俄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和赫尔岑等人的哲学和社会政治思想，还有与此有关的书评。

普列汉诺夫在早期活动中，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和论述俄国民主主义者赫尔岑、奥加辽夫、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皮萨列夫等人的哲学和社会政治思想。他在这方面的著作，例如载于1890年和1892年文学政治评论杂志《社会民主党人》上的四篇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论著，列宁曾经作过肯定的评价。

但本卷所收的文章有不少是普列汉诺夫在孟什维克时期写的。这就不能不反映他的孟什维克机会主义观点。列宁在《普列汉诺夫〈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一书批注》（见《列宁全集》第38卷第565—626页）中，特别指出普列汉诺夫在1909年关

于车尔尼雪夫斯基论著重写和修改的部分，观点上就有明显的改变。其实质是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反对用布尔什维克观点去评价俄国民主主义者的哲学和社会政治思想。

在阅读本卷所收普列汉诺夫的这些文章时，把列宁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赫尔岑等人的分析评价同普列汉诺夫对这些人的分析评价加以比较，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的区分。

十九世纪俄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在反对农奴制的斗争中是起过历史作用的，列宁对此有过很高的评价。但列宁也着重指出，他们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马克思主义者“早就应该懂得和民主主义者的思想完全和最后决裂的必然性和绝对的必要性了”（《列宁全集》第1卷第249页）。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国曾经有人把这些俄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思想冒充为无产阶级思想，以此淆乱视听，毒害人心，这是修正主义的反动手法。对此必须加以彻底批判。

为了给研究俄国和欧洲哲学史提供参考材料，现将本卷中译本出版，内部发行。

1973年10月

目 次

一、〔关于尼·加·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

尼·加·車尔尼雪夫斯基。导言〔为本书 1894 年德文版而作〕	3—24
尼·加·車尔尼雪夫斯基〔1890 年〕	25—140
〔《尼·加·車尔尼雪夫斯基》一书德文版(1894 年)增补〕	141—155
尼·加·車尔尼雪夫斯基〔1909 年〕	156—418
导 言	156
第一部 尼·加·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哲学、历史和文学观点	217
第一篇 尼·加·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哲学观点	217
第一章 車尔尼雪夫斯基和費尔巴哈	217
第二章 《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	223
第三章 与尤尔凱維奇等人的論战	236
第四章 道德学說	248
第五章 車尔尼雪夫斯基和辯证法	260
第六章 認識論	268
第七章 生存竞争的有益性	277
第二篇 尼·加·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历史观点	289
第一章 历史科学和自然科学	289
第二章 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历史观点中的唯物主义	294
第三章 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历史观点中的唯心主义	300
第四章 社会发展进程	312
第五章 車尔尼雪夫斯基和馬克思	322

第六章 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后期历史著作	335
第三篇 尼·加·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文学观点	348
第一章 文学和艺术的意义	348
第二章 別林斯基、車尔尼雪夫斯基和皮薩列夫	374
車尔尼雪夫斯基在西伯利亚 [1913 年]	419—440

二、〔关于維·格·別林斯基的著作〕

別林斯基与合理的现实 [1897 年]	443—504
維·格·別林斯基 (1898 年春天在日内瓦、苏黎世和伯尔尼的 俄国人举行的別林斯基逝世五十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說)	505—542
維薩里昂·格里哥里也維奇·別林斯基 (1811—1848) [1909 年]	543—595
論別林斯基 [1910 年]	596—660

三、〔关于亚·伊·赫尔岑的著作〕

赫尔岑和农奴制 [1911 年]	663—758
亚·伊·赫尔岑的哲学观点 (誕生一百周年紀念) [1912 年] ...	759—826
在尼斯城赫尔岑墓前的演說 1912 年 4 月 7 日	827—832

四、〔书 評〕

彼·雅·恰达也夫	835—858
米·格尔申臧：彼·雅·恰达也夫的生平和思想。圣彼得堡， 1908 年。	
評米·格尔申臧的《青年俄罗斯史》	859—866
《青年俄罗斯史》。1908 年莫斯科版。	
評米·格尔申臧的《历史札記》	867—874
《历史札記 (关于俄国社会)》。1910 年莫斯科版。	

評瓦·雅·博古查爾斯基的《亞·伊·赫爾岑》一書	875—883
《亞歷山大·伊萬諾維奇·赫爾岑》。亞歷山大·伊萬諾維奇· 赫爾岑小組出版。1912年聖彼得堡版。	
注釋	885
入名索引	1007

一、〔关于尼·加·車尔尼雪夫
斯基的著作〕¹

尼·加·車尔尼雪夫斯基

导 言

〔为本书 1894 年德文版而作〕

Seine Zeit^①

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文学活动，主要是在亚历山大二世的声名狼藉的改革时期进行的。

俄国的自由派直到现在还感激涕零地忆念这位仁慈的“沙皇—解放者”，直到现在还对他称颂备至。但是这些颂辞引起当今皇帝的书报检查官的不满，因为大家知道，当今皇帝几乎是把他的父亲看作雅各宾党人的。笔者没有隶属俄国自由派的荣幸。从另一方面来说，笔者对亚历山大三世也决不抱偏袒态度。因此他能够客观地观察前一个皇朝所进行的改革。

在三十年内，“令人难忘的”尼古拉的政策使俄国受到沉重的压迫。停滞几乎被提到宗教信条的地位。一切有生气的、有思想的、表示抗议的东西都立刻被消灭，或者被迫改头换面到难以辨认的程度。但是克里米亚战争却根本改变了这种情况。尼古拉体制的软弱无能终于暴露出来了，以致这种体制的创立者本人除了自

① 〔他的时代〕

杀之外再找不到其他摆脱困境的出路。一直销声匿迹的不满分子这时都大胆地抬起头来。或者是改革，或者是新的自杀（而且这一次将不再是个别专制君主的自杀，而是专制制度原则本身的自杀）——这就是历史摆在尼古拉继承人面前选择的两条路。他明智地选择了改革，而改革中的一项最重要的改革就是废除俄国的农奴制。

48 自古以来，在这个国家里就一直存在着奴隶制（亦即所谓 холопство）。俄国最古老的立法碑就已谈到过奴隶制。任何一个穷人，只要他甘愿把自己出卖给富有的同胞，就能变为奴隶。战俘也正是这样沦为奴隶的。但是在相当时期以内，实行奴隶制的范围还极其有限。奴隶不过是王公、贵族和富有地主的家庭僕役。当俄国的当权王公把住有居民的领地赐与自己臣属的时候，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把居住在这些领地上的农民降到农奴的从属地位。这不过意味着国家把从领地征收贡税的权利让给“当官的人”罢了。农民以前为王公履行的徭役，现在为地主履行了。但农民本人依旧是“自由人”，他们有权自由地从一个地主转到另一个地主，或是从地主领地转到自由的（即只对国家尽徭役义务的）村社。这种制度有两种重大缺点。

第一，由于财产和在国家中的地位而实力雄厚的大地主，比起有时生活得比自己的农民胜强无儿的穷地主来，能够保证自己的农民得到更为可靠的保护并且过更好的物质生活。因此，农民成群地从穷地主转到富地主那里去。但穷地主的人数是很多的。他们是莫斯科国家的主要“服役”力量。直到十七世纪末，莫斯科国家的军队主要是从他们那里征募得来的。如果国家不愿意破坏这支力量，它就必須禁止农民离开穷地主的领地。国家果然就这样做了，它在十六世纪末限制了农民转移的权利。

第二，农民的自由給国庫造成了直接的损失。从南方和东方包围了莫斯科国家的韃靼人的势力被摧毁以后，为农业殖民开放了大片无人耕种的极其富饒的土地。农民們利用自由轉移的权利，成群結队地涌向这个黄金国。不言而喻，向他們征收賦稅和摊派徭役的沙皇官僚也跟踪而至。但是要做到这一点是需要時間的，而在当时的情况下有时甚至需要相当长的時間。过了几十年以后，国家才使移民屈服于自己的压力。在这期間，移民們沒有付給国家一分一毫，这当然使国家很不高兴。誠然，連环保使国家有法律上的根据向留住原处而列入納稅人（“服徭役人”）名单的农民征收以前的全部賦稅，也就是說，要留下的人为不在的人納稅。但是，沉痛的經驗早已向莫斯科国家表明，根据法律征收賦稅的可能性远不等于征收賦稅的經濟上的可能性；où il n'y a rien, le roi perd ses droits^①。無論沙皇官吏怎样賣力地向农民征收賦稅，他們畢竟不可能向留住原处的假定說十个村社成員，征收到村社实际上（而不是在名单上）譬如說有四十戶时所交付的那同样多的金錢、产品和劳动（当时实物貢賦还占优势）。当同西方的日益发展的往来迫切要求加紧充实国庫的时候，“国家事业”却受到了无可置疑的损失。把农民束縛于土地，在当时來說是摆脱这种处境的唯一可能的出路。莫斯科国家並沒有放过这一点。在十七世紀期間，农民的自由轉移終於被彻底禁止了。农民落到了完全依附于地主和国家的农奴从属地位。

但农奴在法律上究竟不等于奴隶。“被束縛于土地的”农民究竟不像自古以来的奴隶那样是会說話的工具。完全把俄国农民变为农奴的荣誉，应当归之于伟大的俄国改革者彼得一世和大名鼎鼎

① [在一无所有的地方，国王也就丧失了自己的权利。]

鼎的北方的梅薩利娜^①——叶卡特林娜二世。

彼得必須在俄国建立一支按欧洲方式训练的常备軍，改組行政机关，着手发展貿易、商船队、舰队、工业和教育。要做到这一切，就必须要有金錢，金錢，金錢。而彼得为了获得金錢是不择手段的。当然，为他的改革付出最多的是所謂納稅阶层：农民和貧苦的城市小市民。人民的极端的貧困化是这种改革的最直接的經濟后果。不言而喻，彼得是不可能把农奴彻底貶黜为奴隶这样的小事面前停步的。巩固和扩展农奴制，一点也不与他的改革計劃相矛盾。相反地，在他所开办的工厂和手工工場中劳动的正是农
50 奴工人。农奴制是使俄国欧化的必不可缺的条件。彼得的继承人都热心地继承了他的事业。留待“开明的”叶卡特林娜二世去做的，就只能是一些画蛇添足的事情而已。她在1792年10月7日的敕令中宣布：“有領主的农奴和农民要包括、而且务必包括在财产額中；把他們从一个人出售給另一个人时，必須在农奴事务局簽訂买契，向国庫納稅，就像其他不动产一样。”农民成了單純的 *instrumentum vocale*^②。但农奴按本性來說应属于动产，而不属于不动产。于是就发生了在市場上把农奴当牲畜一样成批出卖的事。

与此同时，一般推行农奴制的范围也扩大了。男女沙皇都喜欢把住有居民的領地賜給自己的男女寵臣。叶卡特林娜二世把农奴制推广到小俄羅斯。貴族取得了胜利，但他們的胜利有时由于农民方面的出乎意料的反抗而变得黯然无光。

① 梅薩利娜 (Messalina) 是罗马帝国皇帝克劳第烏斯 (Cladius, Tiberius Germanicus, 紀元前10—54) 的一个皇后，以殘酷淫乱著名，后来这个名詞成为一个俚語。俄国女皇叶卡特林娜二世也以殘酷淫乱著称，故有“北方的梅薩利娜”这个綽号。

——譯者

② (会說話的工具。)

無論俄国农民怎样能够忍耐，無論他們怎样保守，他們总不是不战而降的。政府在奴役农民的道路上所走的几乎每一步都遭到了規模不等的农民起义的反抗。在十七和十八世紀，我們经历了真正的农民战争（斯切潘·拉辛和普加乔夫的“暴动”）。誠然，俄罗斯国家越是欧化，人民的反抗力量也就越是相对地变得軟弱。在十九世紀，已經沒有一次农民运动能够 and 以往几个世紀的“暴动”相比。但是，尽管如此，农民起义还是越来越頻繁了。在尼古拉統治时代发生的农民暴动特別多，尼古拉以野蛮无比的殘酷手段鎮压了这些暴动。我們拥有从三十年代中期到克里米亚战争为止关于农民暴动的官方統計。这个統計表明，农民暴动的次数在这二十年内几乎以数学的准确性逐年增加。有时几乎全部省份都发生了暴动，并且农民和軍隊屡屡发生武装冲突。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間，曾經謠传政府将給予那些报名参加民軍的农民以自由。这个謠言引起了許多“混乱”，特別是在小俄罗斯。簽訂和約又引起了另一个謠言，即傳說拿破侖第三不同意停战，除非俄国接受廢除农奴制的条件。政府清楚地了解农民的心情，担心农民的总爆发。皇帝亚历山大二世說：“从上面来解放农民，要比等待从下面开始的解放来得好些。”

53

在这样的形势下，政府自然担心“有教养的社会”在尼古拉去世后立刻暴露出来的不滿情緒。自动地給予，胜似被人强力地夺取。加冕登极的改革家这样想，他的大多数寵臣也这样想。

只有旧日的“尼古拉大兵”才能抱着另一种想法，因為他們除了棍棒之外不承认任何东西，也不知道任何东西。棍棒曾不止一次使俄国政府摆脱困境。但棍棒終于使俄国政府陷入了它在尼古拉皇朝末期所处的那种絕望的处境。受人称頌的尼古拉軍事制度暴露出是一种糟糕透頂的制度：軍官們、特別是將軍們都是一些不

学无术之徒或胆小鬼，装备极其恶劣^①，在主管軍需、炮兵和工程的部門中，盜窃公款的行为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規模，并且已被人认为似乎是合法的了。此外，由于交通不便，俄国甚至不能在紧要的时刻很好地使用它所拥有的軍事力量。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間，从伊茲迈依尔(多瑙河沿岸)运往塞瓦斯托波尔的一发炮弹的運費不下5卢布。最后，在財政方面俄国也处于破产的邊緣。1855年的赤字达26,185万卢布(收入为26,411万9,000卢布；支出为52,596万9,000卢布)。下一年度的赤字更大。政府急忙签订了和約。但这还不够。必須寻求新的收入来源，发展新的生产力。但是当存在着农奴制的时候，这是不可能的。民間流传的里巷之談也有它的深刻意义：农民解放实际上是“拿破侖”强迫我們进行的，也就是說是由克里米亚战争的进程和結局强迫我們进行的。

54 如果說俄国工业在它于彼得一世治下誕生的时代不能没有农奴工人，那末在十九世紀后半期情况就已經完全不同了。現在，自由的工人已为俄国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所必需，而且还不仅仅为它的发展所必需。早在四十年代中期，在我国的著作中就已开始发出一种呼声，断言(誠然，由于严厉的书报检查而小心翼翼地断言)农业的成就是与农奴制的繼續存在不相容的。官吏扎勃洛茨基——捷夏托夫斯基在他那篇惹起許多热烈爭論的札記中最成功地证明了这一点²。

① “例如，从科尔夫將軍指揮的叶夫帕托里亚之战可以看出，只能檢閱仪仗队的尼古拉手下的統帥們对于軍事艺术的无知已經达到何等程度。他在面对敵軍时沒有布置前哨，因此損失了許多炮壘和兵員。他們之中还有像基里亚柯夫將軍那样躲藏在阿尔瑪河附近山沟里的懦夫。”(《从克里米亚战争到签订柏林和約的俄国簡史》，作者佚名，萊比錫1879年版，第2卷，第33頁)几年以前，历史杂志《俄国往事》发表了克里米亚战争的一个参加者的回忆录。他談到，当法国人在戰場上拾起俄国步枪的时候，曾經惊讶地叫起来說：“你們看，这些野蛮人是用什么武器作战的。”

在尼古拉統治时代，俄国只建筑了两条铁路：从彼得堡到沙皇村（首都南 22 公里处的一个小鎮）和从彼得堡到莫斯科。这里不去談修建这两条铁路时发生了怎样一些被人們引为笑談的盜窃行为。我們只想指出，只有彼得堡—莫斯科铁路才具有經濟意义；通往沙皇村的铁路只是供彼得堡的“社交界”作消愁解悶的旅行之用罢了。現在甚至很难想像，从莫斯科的工厂区沿着土路把商品运往譬如說小俄罗斯的市集，曾經遇到多大的困难。生产越是发展，就越是迫切地需要修建铁路网，这个铁路网至少要把俄国的一些最重要的城市联結起来。

电报事业的状况也并不美妙。直到 1853 年，在俄国只有彼得堡和华沙之間供皇帝专用的一条有綫电报綫。以后几年虽然架設了一些电报綫，但数量极少；在 1857 年，电报网不超过 3,725 俄里。因此，貿易和工业的发展也要求从这方面进行最重大的“改革”。

尼古拉差不多不准創辦私营股份公司，特別是不准創辦銀行。地主和商人是通过官办的信貸机构通融資金的。我們已經引証过的那部《俄国簡史》的作者写道：“俄美公司、两家火灾保险公司、两三家輪船公司和工业公司，代表了俄国的整个股票界。”新皇朝的开始，掀起了一个兴办股份公司的真正的热潮。公司接二連三地成立，它們向头脑简单的人允諾給予巨額的收益，它們的业务涉及到社会經濟生活的各个不同方面（如“从水中打撈沉船”的“基德羅斯塔特”公司，“改善工人生活”的“烏萊依”公司等等）。自然，这些公司中有許多公司在它們的創辦人裝滿錢袋以后就宣告破产了。但是，这种狂热本身就表明：当时俄国已經把从尼古拉皇朝继承下来的旧的經濟生活形式改变到何等程度。为了新的經濟生活形式的发展，首先必須使它摆脱农奴制的沉重桎梏。

最后，也許对許多沙皇官僚來說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即农奴制